

列女傳下

身不可虧視死如歸嗚呼女子如斯也貞媛守義賢母貽教皆足以愧後世述列女傳下第七

則

張四桂張倉女也倉早故四桂與母李氏居年十八為對鄰王宰所悅時以言挑之四桂心畏惡密以語母已而母之田間從外竊其戶宰知逾牆入強之四桂據其炕欄毀身終不移宰用錘斷其頭而去萬歷間崇祀烈女祠

劉氏張恩妻恩死劉痛哭不食積七日亦死事聞旌表

王氏生員魏龍光妻年十九夫亡益死極傍萬歷間旌表入祠

王氏生員張紹祖妻年二十一夫病篤執其手欲有言氏知之誓

不再適夫既歿舅姑奪志痛哭不食七日死萬歷間旌表入祠

魏氏生員樊鼎妻年二十一夫被流賊所獲氏長跪乞夫生賊不許殺其夫氏輒投井救出誓不受污而死時崇貞丙子時也事聞

旌表康熙間入祠與前張倉女張氏魏龍光妻王氏張紹祖妻王氏魏允著妻岳氏同登縣街節烈坊

羅氏郭來輔妻崇貞己已賊至懼辱墜崖洞間賊縱火焚之同匿

者爭趨出氏獨赴火死有詩見

姚氏曹登祿妻崇貞己已義不從賊投崖而死

馬氏王福盛妻崇貞己已為賊所掠堅不失節投井死

楊氏甯一鵬妻崇貞己已賊掠不從投井而死

潘氏王進祿妻崇貞己已賊至被擄欲污之氏拔刀毀面墮崖死

楊氏王三有妻崇貞乙亥九月流寇掠氏大罵不從賊怒斷兩臂

及股割其腹有犬守其殘骸逾二日瘞訖始去

韓氏師燮元妻賊掠不從大罵死之

王氏生員康嗣昌妻崇貞乙亥秋被賊掠罵不絕口賊怒殺之本

縣旌其門

賈氏柴良卿妻崇貞乙亥秋流寇至良卿投井氏匿他所賊去氏

尋夫知不可救遂同死井中

白氏牛象煜妻崇貞乙亥秋寇至被執誓不絕口賊怒焚之

于氏楊方妻訓導于徵女年十九歸視母而賊奄至強之行氏攀

樹大罵賊怒殺之割其耳以去

趙氏梁爾翰妻聞賊近自縊督學旌其門

陳氏王三統妻流寇至氏投井賊去鄰人引山賊又至復投井死

何氏監生王運昌妻年二十流寇令氏入廚為具氏知不免以厨

刀自刎死

涇陽縣志 卷二十五 列女傳下

張氏韓爾訥妻賊攻堡陷氏避居高樓賊焚樓氏有子方襁褓跪

乳母曰吾家僅有此子為韓氏一線之脈好為撫子語畢墜樓死

任氏任盡禮女年及笄寇至掠之以行女陽為從行見一井投之

賊怒下石迷死

李氏焦希商妻賊臨堡城自縊死有扁旌其門

何氏父承怕年及笄未字流寇至隨母避窖中賊焚窖搜獲母子

俱不從賊怒並殺之

李氏張佐妻流賊奪其少而有姿與一扇氏伴受之給至井傍賊

覺坐井上忽有傳賊語者賊起應氏即投井死

楊氏李魁吾妻流賊突至迫之行氏不從賊奪髮以行比見賊魁

以甘言令縫衽又不從賊怒刃之

茹氏生員韓鼎妻年十六流寇悅之令乘馬氏張目大罵賊猶豫

未忍殺傍一賊持刀斷其首

齊氏牛應麟妾寇至擣子象煌避樓中賊攻樓不下焚之氏推子墜樓得生氏自焚死

屈氏周仕璉妻崇禎甲申賊掠馬上罵不輟口賊怒殺之

王氏王養心女年及笄見寇劫掠投井死

陳氏王三秀妻為賊所獲大罵而死

呂氏王之臣妻賊強挾馬上由馬躍下者三賊怒其不從殺之

井中烈婦明末賊掠永昌堡有二婦墜樓不死復投井死一楊氏

三原秦某妻事載三原志一氏今第呼為井中烈婦云

李氏劉澤溥妻結禱甫十日歸母家路遇流寇掠上馬氏奮力躍

下屬不絕聲賊怒殺之

李氏趙邦堅妻堅應童試失期懼父母督責自縊死氏剪髮入棺

涇陽縣志 卷二十五 列女傳下

以殉哭泣絕食越十四日死

袁氏監生劉顯祖妻年十九夫亡矢志守節值流寇肆掠氏懼辱

泣以幼子付老僕自投井賊聞義而舍之傷左足終身殘廢子繼

業妻曹氏經業妻鄧氏後俱以節著

國朝

王氏戶部郎中韓望妾望卒氏號泣七日經死婢紫燕亦哀痛絕

食死氏素蓄一猫亦觸棺死

韓二姐邑民韓禮女與白忠和次子洪娃童養為婦性慧而貞年

十七尚未合卺雍正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忠和父子五更出往田

二姐肩入厨炊飯適嫂馬氏新產卧樓上睡覺屢呼二姐不應

強起下樓視之二姐已殺死地上和有族姪白恒同室居喚之不

應急喊鄰人啟其戶恒自縊死克刀在恒炕洞內始知二姐拒恒

之行強而被殺也因究身死無人証據未蒙 題旌邑令表其門

李氏劉廣妻惡棍李金昇欲污之氏引刀自割因救得不死憤甚

復投縊節烈之氣凜凜如生乾隆三十七年 旌以上烈女

費氏名祿王王智妻少養于智家奉母甚謹智以積債鬻氏氏投

崖未死旋赴涇水殞命時年十九歲前縣令郭題其墓道光十六

年 旌

張氏安輝吉妻輝吉偶赴縣未歸吉堂叔應元夜入室強姦不從

用刀刺身氏死復甦村人集視氏曰應元殺我遂絕氣已入祠

張氏李棟妻道光十七年縣給匾

劉氏吳君聖妻未配而夫亡氏誓死守節甘貧織紡杜門不出三

歷饑饉草蔬木皮以度殘年終不失其所焉

涇陽縣志 卷二十五 列女傳下

明 四

高氏劉居仁妻居仁入蜀迎父久不歸母娶氏於家以待後蜀中

兵變父子俱死計聞姑令改嫁不從孝姑守節年七十卒以上貞

國朝

韓氏幼字里民董景景外出流落不歸氏年及笄念景父母老無

依竟歸董力貧代養或傳景客死招魂制服誓不再適既送翁姑

喪倚食叔嫗家立堂姪文顯為嗣亦能孝養道光十六年 旌

姚氏張鏡妻夫故時氏年二十一尚未嫁也素服奔夫喪守節終

其身乾隆五十七年 旌

王社姐王居正女年十五嫁孫氏子其姑故娼也社姐婚夕一人

華服入房氏締視非日中合卺者堅閉房不納姑百計誘之不可

嚴拷逼時取竹簾抄十指血淋漓印壁上皆成手跡或至烙以鉄

晉社姐終不為所奪齋志數十日亡居正訟之官置孫全家法

吳燕支臨涇鎮吳武連女年十三以不受劉裁縫汚被殺時太暑

數日屍不腐前令仰捕劉裁縫置之法未請 旌

晏貞女李九春妻少養於李家未成禮九春出走巴里坤數年訖

傳已死翁令改適女不可及翁與婿相繼歿產營葬貧無立誰

親鄰勸嫁志終不奪已幸廉牛振聲嘉女節撰事畧貽鄉人之育

事於西域者榜通衢九春見之泣即日治裝歸始合卺焉時貞女

年已四十矣

某氏朱三妻三偶出婦獨居鄰某暇婦色夜蒙狗皮扒門婦以為

犬也納之則某執刀携酒立燈下強求合婦許之飲以酒某置刀

案上飲畢解衣婦遽取刀力斫之中某右手五指負痛裸而遁

國朝

涇陽縣志

卷二十五

列女傳下

五

彭氏邢守瑜妻夫故遺子三長瓊次瓊俱幼延師訓讀教養

成名瓊年二十四為連平牧屢迎不就常郵書以清勤戒有陶母

風慈惠樂施遇歉歲出資糴粟按口投食保全甚多貧老無倚及

無力婚葬者周恤罔間焚借券約以千計故海寧陳相國獎其堂

曰貞松慈竹以子璵官思恩知府封宜人晉封恭人

南氏王采妻關恤貧乏里黨賢之壽八十道光間蒙 賜票帛

任氏王天桂繼妻懷清守潔慕義善施乾隆十八年重修堡垣望

樓費銀六百七十餘兩又自代間里完積欠糧約共七百餘金每

遇飢年散糧接濟焚券約二千餘金他若助資婚喪澤及枯骨修

橋梁卹孤寡種種義舉里黨尤稱頌 以上賢母

附封貳

古無紀女封贈者但既膺寵錫必有隱德存焉故附記之

孟劉氏 贈以孫人信

孟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翟氏 贈以孫人信

孟翟氏 贈以孫人信

孟翟氏 贈以孫人信

張章氏 贈以孫人信

張章氏 贈以孫人信

張于氏 贈以孫人信

張于氏 贈以孫人信

張于氏 贈以孫人信

張于氏 贈以孫人信

張于氏 贈以孫人信

王任氏 贈以孫人信

王任氏 贈以孫人信

王任氏 贈以孫人信

王任氏 贈以孫人信

王任氏 贈以孫人信

王任氏 贈以孫人信

王任氏 贈以孫人信

王任氏 贈以孫人信

王任氏 贈以孫人信

王任氏 贈以孫人信

王任氏 贈以孫人信

王任氏 贈以孫人信

王任氏 贈以孫人信

孟楊氏 贈以孫人信

孟劉氏 贈以孫人信

孟翟氏 贈以孫人信

孟翟氏 贈以孫人信

孟翟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張李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孟熊氏 贈以孫人信

涇陽縣志卷二十六

義行傳

以德予人謂之仁以財予人謂之良一介細民而有雅行尤載筆者之所不忘述義行傳第八

明

趙敬以例授散官歲旱出粟數百石賑濟村人藉以存活者甚眾見途中有暴骨輒出資雇人瘞葬之人有疾病施藥不取償孫元皆舉人

曹儼與弟恪均有義行正統間年荒出粟千石以賑濟之奉勅旌表

張敏富而好施遇年饑輒出粟千石以助賑濟鄉里賢之奉勅旌表

涇陽縣志

卷二十六

義行傳

一

姚玉璽字信字武舉人任甘州右營遊擊凡里中親故不能葬者捐已貲為之買棺下地以葬焉遇歲饑恒出粟以賑貧乏鄉鄰德焉

趙思齊字心印舉人有文武才善六壬時賊寇橫起練上著築鎮堡里人賴之崇貞庚辰歲大稔發粟賑濟一時多所全活子九成舉人

張鳳苞字美實以例授鴻臚寺序班家素封散財以賑饑餓壽至七十而終

劉永安出粟賑給冠帶僉事王公表其墓

邢大信字順甫號太乙歲貢莊浪教授性好施鄉鄰有貧者捐貲濟之年九十二無疾終著有考古編力學集子詳舉人

巢帝閣生員道拾遺金五十兩坐待一日還原主及暮歸路臨高

崖乘驢忽驚走里許崖遂崩人以爲陰陽之報子午科舉人任紹曾字子述監生天啟間歲饑賑濟貧不能償者焚其券家以中落子幾進士

陳繼泰字憲字舉人都察院司務慷慨慕義少年多遠略崇貞己已賊亂破產糾義旅數出奇勝之賊遁去閭里恃以安堵

明

張璋生員學行兼優邑侯趙公延爲子師後趙陞蜀臬請至署有同邑王者佐業商成都爲仇陷擬死璋知其冤白於趙釋之佐後知謝弗受著有專類偶鈔六十卷子延樞平利縣訓導

張趾康熙壬子舉人焚鄰里借券多不索償

王瑛徵孫僕女嫁富家子以小故自經富家懼暮夜懷金賄填力却之

涇陽縣志

卷二十六

義行傳

二

熊文蔚舉人好施與欲爲族之窮者納欠粮適病子鈺鈔出六百金成其志

李與衛太學生康熙壬申歲饑出粟賑濟全活二十餘家

姚魏生員康熙壬申飢族衆計口給粟不使流離邑令常表其門常有經原貢生候補主事輕財樂善施藥餌拾棺木於縣西石塔莊道旁築舍施湯以濟行人子季常生孫鶴齡例貢俱修品篤行

劉象奇康熙辛未歲饑計口授食壬申給牛種鄰里賴以全活

王彪康熙壬申施粟施棺有鬻女者厚給值俟歲稔還其父

蒲周璧康熙六十年饑捐銀一百餘兩代完閩甲通欠

王君中大學生道拾山東沂水人金四百兩還之

王相時武舉寇國馬家堡團鄉勇驅寇出境賴生全者甚眾

梁樟庵歲貢寶雞教諭陞榆林衛教授卒於官初樟庵家故饒

喜施與貧者竭力資助肉與藥丸散刻簡便方書以廣利濟教  
人不受東脯得多士心子學淵生與弟學滿俱能讀父書

崔得祿弟得昌俱以行舉鄉飲辛丑歲捐銀一千四百兩買米散  
給鄰近五百餘家亦多所救濟乾隆元年設里塾備東修膏火

訓親鄰子弟貧不能學者子武舉敏亦慷慨好義

張友仲庠生鄉飲介賓弟友廉友偃俱監生康熙六十年大  
饑闔村欲逃仲等捐銀五百五十兩買米周給計安四十六家二

百餘口仲善醫出參連以活貧者偃遊臬蘭焚債券二百餘兩廉  
在西寧買一女欲攜歸女泣告曰我碾伯大族女也為人略賣廉

即訪還偃孝友撫姪如己出姪成貢生仲姪顯英監生有遺識

周士彥捨棺施地掩洪福寺客死寄骸無數買於楚里人逃荒南  
流者收恤之贖還郭原璞所鬻子給周子正銀四十兩令自楚得

涇陽縣志 卷二十六 義行傳 三

運秦

李彥昌家不甚豐好施予

趙向榮監生候選州同族人天宇貧不能葬親資助之宇死撫其

子子死又撫其孫養孤戚張明世於家為之娶明世死又為子娶

子夫婦又死命己子事明世妻如母以成其節

邢亨監生承父意捐銀二百兩出穀數百石擇地築堡聚廬四十

家費不分派族人化麟因荒鬻子亨為續嗣又與房莊以安之

怡繩先貢生辛未歲荒捐百兩以救饑出五十餘兩修石村廢橋

又捐三十兩完陳廷相儀毀之婚

劉鑑監生辛未饑捐濟族里四十餘家辛丑饑亦行前惠

劉宗仁監生姪居坤生而失母仁令妻乳姪履乳食己子收卹母

族蘇姓寡妻張姓寡妻各使完節捐葺閭村堡牆愛護鄰里

邢幾例貢生事父孝急公尚義舉

李珂生員孝友篤行常刊陰晴感應文勸人為善壽九十

劉芳烈廩生以品行充鄉飲大賈善教授邑科甲多出其門焚債  
券行多義舉

王永祜與兄既析復合同居三代值荒輒行救濟

謝理事母以孝聞辛丑饑有來質房產鬻子女者傷曰不忍阨人  
為利不受券計口賙之

門應麒事叔父母如所生待從堂如同胞五世同居屢出粟賑荒  
門子權例貢生遇歲歉捐粟賑鄉里有欠糧負債貧不能娶及定

遊乏資者如數給之

趙政太學生分發江南河工同邑牛姓客死慨與百兩給家口其  
親歸後自江淮策蹇歸家徒四壁淡如也人號淡庵先生

涇陽縣志 卷二十六 義行傳 四

霍從論客袁州遇一人痛哭赴河論救之其人曰某夫賣妻是員

官米銀三十兩恐被拷論出資子之又一婦泣殿下橋問之曰有

子十四歲欠糧被拘恐不保論代還他債惠多類此年八十餘

恩授八品頂帶

劉淵例貢生辛丑饑族里間計口給食後遇時歉率以為常設學

延師教里黨之貧不能學者

仵聚儒康熙辛丑饑出粟一百五十石救濟族黨

仵元勳監生孝事繼母雍正十一年歲歉出粟百石給村中乏食

者又每家給銀二兩後一年復出粟百石置善倉擇村老掌理還

者收存急者借與不計利不責償眾甚賴之

賈雲蛟監生鄉飲介賓父病疽蛟為舐膿敷藥得瘳族有流亡

他鄉者給資歸其骸安撫其孀施棺濟困行以為常

胡生蛟鄉飲介實弟通海監生學海生員康熙六十年饑捐銀百兩計本村大小九十餘口散給之

李國俊生員康熙六十年捐二百金濟救里族雍正五年出數十金獨代閩甲差役

褚錫命舉人擴基子也安貧力學躬耕養親康熙六十年饑家僅有穀麥數石不忍獨飽分以與人

郭煥斗監生康熙六十年轉貸數百金給鄉鄰歲稔不責償

康邦侯友愛兩弟造業豐腴同居不析爲閩族捐築莊堡共相保聚以子宏勳貴廣封典

王人佐雲陽鎮康生順治六年山寇猖獗佐倡修鎮西北門建樓五層集閩鎮婦女居其上俾不受賊汚鎮人感之請毛昌宗繪像誌其德王葵仲贊焉像今尙存

涇陽縣志 卷二十六 義行傳 五

張琳雲陽鎮監生乾隆十三年饑琳捐資二百金賑濟子天一武庠生

王文思雲陽鎮監生乾隆二十年鎮內公事有阻撓而不如眾意者文思出資八十餘金事遂舉

王遜雲陽鎮監生乾隆二十五年廣利渠議復濬爲有地者阻遜合眾民白邑令議准水利大行隨率眾改渠築堤至今人食其利

張漢英雲陽鎮人有山西虞鄉縣薛君病歿湯藥棺殮胥漢英經理其子鴻儒聞訃來奔凡行囊銀兩又一一清付衆共區口義氣可風惠周賓旅義高元龍

怡心廣成村里武舉石村有普濟石橋漢父捐三百餘金創構越

乾隆四十年廣兄弟復出數百金重修煥然改觀視昔尤爲完固允能敬監生乾隆十五年在京捐建涇陽會館後又在西安府捐

修涇陽館招寓應試諸生十八年在本村捐資建修端睦倉貯穀千石歲歉出放不計息立義學貧不能讀者咸就焉

武昕貢生逢歉歲每給牲畜籽種助耕又出資粟以周貧不能婚死不能葬者或房屋坍塌不能修葺亦必酌助經理義行屢著

李廷桂通渭訓導乾隆十三年及二十六七等歲歉散糧周濟播種時散給籽粒二十七八年閩甲欠糧掃數代完里人無力婚葬者必助之睢城渡捐資創修橋梁迄今橋猶堅固人不病涉

賈獻策貢生幼失怙乾隆十一年捐瀛州書院膏火銀四百餘兩焚借約不下數千金十三年歲饑出銀五百兩賑濟臬憲武以好義並風表之妻孟氏奉策遺囑出銀三百兩散給鄉黨親族以遂

其好施之志亦賢矣哉

孟師孔監生鄉飲大賓乾隆十三年大饑孔邨不舉火者四百餘

涇陽縣志 卷二十六 義行傳 六

口孔每八月給米三斗次月又每給銀一兩胥賴存活十七年二十五年歲歉亦然二十四年又將里民逋賦計正供及耗羨如數

代輸半令高其義姪之復設義塾兼贈紙筆膏火涇屬婦女多腰腿疾施藥餌每歲費百餘金數百里外皆賴以愈至今子孫猶率

行焉

仵聯第孝義性成仁厚夙著乾隆二十一年二年饑僅相仍散麥二次合族百餘家均沾其德族中有饑寒交迫難以卒歲者之貧周

卹晝夜不安爲貸銀百兩以濟之屢行義舉親族里黨均匾其門劉如預貢生鄉飲大賓康熙六十年饑本村百有餘家俱按口月

給米麥乾隆三十七年亦然府憲旌之  
蘇三奇邑諸生事母盡孝遊四川瘟疫爲災捐藥活人無算  
蘇文品太學生素敦孝友里有寡婦再醮文品聞之曰母去子何

安生爲給衣食婦得完節子亦成立

馬啟聰好施于歲款出粟救飢

劉丕基慷慨好義常出粟二百石救飢

吳從衆出粟救飢設義學義倉里人德之

王聘三好善樂施遇荒歉輒出粟賑之

論曰傳曰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向義涇陽固沃土也而民之

好義如此固其天性之篤亦由沐浴詩書之澤成爲習俗者久也

姚錫金字漢鄉少孤事嗣母劉氏孝尤友愛其待從父昆季如一

體狹于自養喜購求古圖書并推財鄉里拯疾病艱危之無告者

嘗訓其子曰毋誦觚母利跛母兌而憐母佻而黜母矜才而使氣

毋狃愉誕而不知勤劬毋狎燕遊泄直諒子溥淳均籍諸生

聶璉字商珍太學生西城義學久圯癸亥秋請于前令鄭起而新

涇陽縣志 卷二十六 義行傳

之凡邑中修城垣施賑粥建考院諸大事皆能潔己趨公故邑人

推爲祭酒子紹祖念祖俱仕承祖籍諸生

魏際隆字甫成學會七世孫輕財好義有李姓賣房銀二百兩寄

存其家隔數日取銀去則云短銀數兩際隆不多辨如數給之越

數日李姓以平砧錯悞還銀請罪際隆不多較家有積券悉焚之

姚謙號竹溪慷慨樂施遇鄉黨有急輒指困周恤之設義塾延師

課子弟資以膏火遇鄉試立試輸卷金嘗輸金助修 文廟計六

千金其好義類如此

張鳳翔事親以孝聞性友愛兄鳳翰早世子尙襁褓撫養成之嘗

焚鄉里借券不責償嘉慶八年因軍需差繁獨完合甲徭役

徐登桂號我峯少聰穎以家貧棄儒業理家務中歲家少起設鄉

塾課同族子弟十餘人貧者或飲食之修脯置弗問教人以本行

爲先每授讀必講或至數四弗憚煩嘗稱說故事擇其有關倫常

節義淺顯易曉者演爲俗說其善誘如此子法績太常少卿

孫景楹字馨木邑諸生爲人樂易慈祥嗜義不倦生平以讀書行

善四字訓子孫與人以誠未嘗見喜愠之色又古文辭取於史漢

制藝自成一言一時以名宿目之景楹厚於行艱於遇年八十

以諸生終子瑋性伉直急人之難不樂仕進以布衣終其身論者

謂孫氏多隱德其後必昌及念祇以進士起家咸謂其言不謬云

姚錫恩邑諸生少失怙學務心解力行不屑屑以詞章門工抽門

丙無疾言遽色慎交遊好施予人方以遠到期之而卒以諸生終

姚大勳素封好義每歲飢必周閭里嘗焚券數千金不責償遇

邑有修橋修路諸事無不慷慨樂成嘗訓子九裕曰古人輕財尚

義爾等宜世守之母忘我訓也道光十年歲飢九裕遵父遺命爲

涇陽縣志 卷二十六 義行傳

台里完糧二十年臨涇坡圯亦遵遺訓修之設義塾課里中子弟

捐給紙筆膏火

姚溥邑諸生性聰穎尤敦孝友與堂弟湘浩同居數十年無間言

輕財尚義嘗焚券數千金僉于自奉時知名之士以及老師宿儒

嘗接其門者比之廣廈云至其嘖嘖人口者若劉給諫之入都無

賞賚以千金舊友劉松卿謫宦山京遺三百金迎之歸時滄海之

蒙贈入京聞是也以是重溥度後嘗大用卒者干諸生不售援

例授太常簿以終吁殆所謂不于其身者耶子樹年籍諸生

封梁監生豐子財慷慨好義著爲家風子維純增年孫堤監生曾

孫世銘俱能以好義世其家

遺才傳

韞才懷璞潛而不躍泉石或甘玉樓或召文福不齊古今所  
弔表集遺徵九京一笑述遺才傳第九

漢

韓幼儒漢哀平間多豪傑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韓幼儒有謙

退之風舊志

元

張全字之美讀書樂隱不喜俗交以山水文籍自娛邑人待之如

公輔焉舊志

明

趙璧字宗國為人樂易廉退隱居授徒隨人材質造就之久而不

涇陽縣志

卷二十七

遺才傳

一

倦焉舊志

周銘字克新孟店鎮人師事馬靖川先生敦行節義父喪使人問

喪祭之禮于師守而行之俗因以變

師維學孟店里人年四十客江南因求書契爲人所傲迺發憤讀

書後遊兩廣吳鎮間所在從師學以通儒名後歸鄉與馬靖川爲

友旦夕相過論難不已屢送靖川歸丁村以橋爲限因名爲分襟

橋

王應選號許北徵之父以孝義聞性尤敏所讀經史無不手錄間

自編爲歌說以教里人及徵任維揚離政迎養署中有黃山一案

諸商俱株連徵承庭訓悉與平反歸里後歲早跪烈日中禱雨至

今人稱爲許北先生以子徵貴贈如其官

王填字瑤席承春子幼失恃事父孝喪葬盡禮尤善八分書絕意

進取優游鄉里終其身子承烈官布政錫綬知縣

本朝

趙彭永字午垣號命言邑諸生砥節礪行純乎古道赴堂弟彭鏡

新城邑署掌書院課士循循善誘士大夫仰通儒焉子樹秀孫維

城俱籍諸生

王崇德字象賢歲貢生行端表正有古鄉先生風一時卜其遠到

而竟以明經終可悲也夫

孫洲字龜仙念祖子有備才博綜經史文亦疎宕有奇氣弱冠補

博士弟子員旋食餼益自刻厲恒晝夜攻苦不少輟時念祖宦廣

東洲家居苦讀時藝出邑人爭誦之然阨于一矜竟不永年惜哉

涇陽縣志

卷二十七

遺才傳

二

涇陽縣志二十八

流寓傳

土沃民殷賢者樂憇邊勝少鄰非同避地涇原春曉慈我秋  
霽中著寓公千秋增麗述寓賢傳第十

隋

趙元叔父世模事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子元叔襲父官  
遂為雲陽人後授驃騎將軍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州太守並有威  
惠授司農卿尋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

唐

羅藝字子廷襄陽人家于京兆之雲陽大業中以戰力補虎賁郎  
將隋伐遼東李景督饒北平詔藝以兵屬之數破寇為諸將忌畏  
據涇郡自稱幽州總管唐公兵起關中藝以眾歸封燕王

涇陽縣志

卷二十八

流寓傳

一

按舊志載李靖為雲陽人以靖川有故居為証但唐書稱為三  
原人故不錄第五琦為長安人第五均徙居三水今並從刪

元

趙得賢憲宗時豐州軍民總管以征蜀過京兆之雲陽因家焉子  
弼入者舊傳

明

韓暹字景高彰德安陽人張璠孺瑾官涇陽教諭暹依之因家焉  
恬靜好學能楷書善于教人從遊者多所成就

本朝

周之桂字騰飛咸寧人明癸未進士順治初授秀水令招徠撫綏  
流亡安集有盜朱大定不受制寘之法以卓異授刑科給事中轉  
兵戶二科請甄別學臣暨鈔直省宿通辛卯典試江西累遷至通

政使先是居母喪哀毀遺疾日益劇累疏乞歸後二十年卒壽八  
十祀秀水名宦孫琛清河知縣瑤城固教諭

胡茂正榆林人寄居涇陽明末官榆林總兵李自成陷京師會  
本朝定鼎正率眾迎下江口破江甯定鳳陽旋定徽州討劉文進  
斬盧名臣降孫可望遂平雲貴經畧甯夏討即陽進左都督以疾  
歸方茂正平徽甯眾議屠城正得約誓四冊悉焚之全活甚眾至  
被掠婦女悉封之公所許親屬領歸百姓立生祠焉

康調元襄陽衛人寄居涇陽以平雲南功授永昌副將升總兵從  
征噶爾旦功成紀方略傳乞歸林下以福將終孫廷璧湖州通判  
以廉幹稱湖地隘富室居侵河道或調丈量可獲重賞廷璧不屑  
也陞荊州知府廷璧子紳候銓州同

涇陽縣志

卷二十八

流寓傳

二

方技傳

小道可觀中行不取茲惟有恒南人是與述方技傳第十一

隋

普安俗姓郭氏本縣人從藹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於于子午  
虎林兩谷合潤之側鑿龕結庵石崩安默念移他處石遂避避素  
庵欲害安發矢矢不離弦呆立經宿張暉夜竊佛油負瓮出迷失  
性若有所縛不能動張卿盜安錢到家口噤安各令懺悔解脫程  
郭村程暉和恒來聽法病死兩宿安至其村喚之和身偃起尋復  
如故白村一母病百日乞救於安安至母即下迎病若失

宋

張夢乾字天遊孟店鎮人家素封老而好道有脫塵離俗之志遇

涇陽縣志

卷二十九 方技傳

一

劉海嶺授仙術一日辭村人曰遲十日中午吾將飛去眾以為狂  
及期登槐杪吐沫斗餘猶舐之相隨舉涇陽商人即於是日午  
見於雲南云

金

然逸期字守約至驪山遇了真子默有所契後遊商嶺下築三陽  
草庵居十餘年西遊太白延祥觀節度使曳刺金柴在鄧病篤夢  
異人飲以法水聞師歷商過鄧遊於路至則夢中所遇也居浙川  
石門下卒

全金  
詩傳

元

白道元峪口人貌古質肩背嶮然人呼為井轂生七歲不能言  
及長馬丹陽遇於途與語契合傳真訣蹈水如平地日行千里脚  
下無跡嘗歌曰橫順四條椽在世八十年若要跟尋我直至白骨

邊八十無疾終舉葬棺空無尸旬日人見於白骨寺

爾公和尙嫻儒經有才力巧於射藝金元間大變賊逼起爾公以  
射藝救人甚眾

徐真人戒行精嚴祈禱有應勅賜清淨體道號靈真人

袁思義明道德莊列等書兼通佛教及醫術陰陽卜筮之學

明

王春陽學醫有解悟診脈用藥皆世醫意所不及

張碧山精八法神針能起痲癱了凡袁先生習術其門

柴定向字少池善圖畫數十里之外望氣知休咎嘗過學宮見育

才坊廢請於縣曰此坊復建科第蔚興次年丙子果中鄉榜十八

為殿前太學士王中伯卜地其山峰峻拔占者以為不利向曰此

將軍山也嘗有武成名後果驗年九十七歲髮色如童稱為地仙

涇陽縣志

卷二十九 方技傳

二

徐青萍學琴於吳門遍遊天下名頗著

梁時元善畫山水得沈石田筆意

張應祥生員性豪放喜遊覽以繪事知名

劉愿字侗菴生員簡傲不羈甘貧守約以繪事自娛

圓相俗姓牛氏號普濟遊巴蜀十餘年聞關內大饑期一見母杖

錫東歸往邑之惠果寺母雙目久失明圓相晨昏熾悔以舌舐之

一日自外歸省脫所著帽母驚問曰遠來頭汗未消何遽脫帽圓

相即著之由此欣躍如狂嘗置小車母欲適親故即獨拽以往還

復載歸穿義井百餘畝創天王地藏等殿

悟緣字萬休江南雪浪門人後遊京師住圓通庵神廟間奉李太

后懿旨藏寶歸開講文塔寺

破山明萬歷時僧從京師來樓文塔寺刻石於佛殿西廊下云天

下無真儒而禪門有真儒天下無真禪而儒門有真禪地是眞何儒何禪書法超逸今其跡尙存

國朝

殊相和尚晉人卓錫豐樂原龍山寺性甚饒增修廟舍暇但默坐一椅有小竊夜牽驢子去徒覺欲喊師曰勿爾但息晨起見竊者猶迷繞山路不得去百餘歲圓寂後社人於長安見師師附以雙履曰歸以貽吾徒也

赤脚仙俗姓李氏不詳何所人亦不知其年歲望之常似八九十歲人冬夏不穿襪屨人稱爲赤脚李乾隆初居涇陽東郭每持一鉢鉢入市所坐臥處買業常三倍市人爭以錢予之後卒於畢原半崖之古窟中是日風雷晝晦河泥沙驟漲封其戶至今里父老多言其事者

涇陽縣志

卷二十九

方技傳

三

趙彭年監生彭錢兄少羸弱專心於醫及長湯丸鍼灸之法無不精妙貧者施以藥餌無受謝年八十一無疾而終

劉文烜監生精醫理定生死如神時有劉一貼之號每歲施藥計費百餘金年七十餘無病而卒

賈絳監生字文卿專理小兒科醫治痘疹尤爲奇妙無論親疎遠近均不受謝親友匾其門曰仁惠慈良

劉文烜太學生精醫理定生死如神靖甯令明福病癱烜治愈贈銀四千金馬八匹謝不受

熊映南諸生善畫山水得王石谷筆意

涇陽縣志卷三十

敘傳

志維新體維古考圖經據牒譜訪世家搜政府勿虛造戒謾語來哲貽往闕補三十篇庶無迂羅舊敘示功苦述敘傳第

十二

明嘉靖二十六年涇陽縣知縣連應魁修縣志邑人呂應祥敘之曰涇陽志凡十有二卷迺先達李侍御之所編也歲久板刻散失藏之者少且自宏治癸丑以後文獻尙未收錄觀者病焉連侯下車卽首詢之蓋欲稽故實而措之行也越數日懸金購之始得一帙字畫磨滅漫不可讀迺喟然歎曰涇陽闕中文獻之首邦也而志若此有司之過也迺謀重刻別爲拾遺二卷以附於後遂以序委諸不敏予曰誌哉侯之用心也夫志也者卽古列國之史所以

涇陽縣志

卷三十

敘傳

一

紀往事垂後鑒也治道汚隆風俗美惡恒於斯驗之其關係亦重且大矣是故上而天文若分野災變之類中而人事若選舉隱逸忠臣烈女詩文之類下而地理若山川建置城池公宇土產水利之類罔不備載將使後之君子仰觀天文則知修德以弭變中稽人事則知宣政以宜民俯察地理則防禦之方疆理之法所當經畫也尤若茲則天道順而不愆其度人極建而皆協於中地道寧而不戾其常推之天下有餘裕矣况一邑乎哉侯之善政固非一端而此舉有關於世教甚大故曰誌哉侯之用心也侯名應魁字文卿別號石坡河南武安人于時贊成之者縣丞則介休石公鳳儀主簿則曹縣蔡公繼先皆有功於志者也法得備書

萬曆六年涇陽縣知縣傅好禮請邑人魏恭襄公學曾重修縣志同州人馬自強序之曰左輔古稱浩穰之會而涇陽其首縣也縣

舊有志以其地在古雲陽池陽今淳化三原間歷代遞合遞分年  
遺消亂作者未深探其緒理於是乎師心信耳漢漫成書自陵谷  
封畛已各隨碑書野老之口相遷替不能盡原又何暇論諸俗之  
盛衰考政治之得失乎今邑令傅君既視事再稔政清人和乃披  
披縣故請於鄉大夫魏中丞公作新志志成謂余亦左輔人且於  
史事良習宜有言敘諸首簡余既受以卒業竊有歎於史才之難  
云夫今之郡邑志古史之流也昉自禹貢職方而馬班始爲河渠  
書及地理溝洫志迺後源遠而流益分偏都小邑亦各有志侈張  
山川之名勝與其人才物產之饒蓋至於今爛然矣然往往務虛  
振而鮮實錄博採獵而迷端涯苗莠錯陳起舍歧路而欲以希聲  
典志成一家之書可不謂難焉蓋非志之難史才之難也中丞公  
吾鄉所稱閱覽博物君子尤涵思六經嫻於世務不顧顛覆鍊藻

涇陽縣志

卷三十

敘傳

二

續聞故今所爲志其爲卷凡六爲類凡九其大義則考信於詩書  
而取裁古史煩亂者刪疑誤者闕要在根莖勝枝葉而墨工繫人  
稿毫翰以爭篇章之富句字之工者辟之驅市兵而野戰公問出  
其精騎以一當十當百無不效也至如建置戶租禮俗諸篇原  
物力之漸耗感教化之不廣悼風會之日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綜本末昭勸戒使人撫卷太息而反覆於古今之際於乎公之所  
撰獨史才也與哉是故吏茲土者不可以不知是書爲茲土之大  
夫若士者不可以不知是書長吏以豈弟蘇其罷困以敦樸抹其  
澆漓而士大夫又皆從中丞公以古道本業相率而先黔首今之  
涇陽其復爲古之涇陽也儘可庶幾乎不然以天府神皋陸海沃  
野爲雄稱以五陵豪侈處權得利爲恒俗提空名駕物論之上而  
日腹月削凌遲寢以大斂則難振也此作志者之意也嗟乎卽一

邑而全陝可知卽全陝而天下可知矣詎獨涇陽哉詎獨涇陽哉  
中丞公名學會字惟貫余同年進士

本朝康熙九年涇陽知縣王際有重修縣志自敘之曰陝以西爲  
縣九十有六其隸西安三十有一而人多首涇陽蓋關中之稱沃  
野自涇之有鄭國渠始也涇巨川或以名州或以名縣而河渠之  
利縣實啟之故涇亦莫著於涇陽縣制有七以其川岳之古置郵  
賦役之繁曰望曰紫曰上涇陽嘗居三焉是烏可以無志明萬厯  
初縣令傅君嘗請於鄉大夫魏恭襄公作志迄今將百年矣國家  
筆輿監古定憲予來尹茲土值

皇帝銳意圖治乃眷西顧謂關中爲天下上游制府撫軍藩臬諸  
大臣皆簡任親賢正己物正境多豐歲民用咸和郡邑之吏蒙其  
餘澤退食優游間及詩書遂取魏志卒業其間源流相關多祖舊  
涇陽縣志

卷三十

敘傳

三

文間有闕疑審誤發明簡端者我不敢知曰如唐書之新舊並存  
亦不敢知曰如五代史之獨行歐陽惟是百年以遷送者曰變來  
者曰增俯仰其時豈盡無堪紀述以紹恭襄之緒而樸懲自安猥  
云未遑倘有過我仲之故封贈周原之遺趾憑軾而問曰茲其三  
男二女宜畜牛羊宜樹黍稷如職方所載土會之盈虛歲幾何生  
民之輸賦歲幾何人材之消長時政之利病歲幾何其茫然無以  
對也以今之不學而重爲山川羞亦烏乎可然令微官耳求百年  
之掌故於兵戈甫息文獻無徵之後其時難立乎一邑以指四方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其地難有所因必有所損益志  
之所當言或非令之所得言其事難括地之志寰宇之記其書久  
亡未奉懸金之

詔區區長吏爲之則購藏書之難奔走期會雨雪在途非聽以書

局自隨則處暇日之難而一旦博綜遺聞擬議史事則君子譏其不類雖然未敢已也爰進邑之通儒廣搜遠引朝有所得焉書於槧夕有所得焉書於槧久之壁戶皆滿百年之中思過半矣因魏志而重尊之魏之爲目九今之爲目八其不稱方輿稱地理者志創於班掾從其舊也祠祀不書聞之諸侯始有事於境內山川則社稷而外非令之所得與也禮俗不特書不議禮故以風俗附見於地理焉戶租改書貢賦今之爲賦賦也非租也兼言貢義有所託也渠堰改書水利所以導民也藝文魏逐條附其末今自爲一目所以導士也餘皆仍舊既竣自敘其大端若此僭踰之愆知不獲辭然欲使後之作者有攷焉其或由縣而推諸郡由郡而推諸國都陝西通志具在涇陽在指掌之中矣

涇陽縣志

卷二十

敘傳

四

舍其間山川之巨麗風物之華榮蓋童而習也幼就帖括家言未及旁搜廣覽晚膺殊恩奉

命歸養媿不能追隨青瑣檢點白雲姑取所謂郡邑志披讀焉於涇得魏恭襄志略而該詳而有體實堪與我里仲木先生相後先而余童子時僅得之耳聞者始獲歷覽其概恭襄後世運不一盛衰隨之稽古者送送感憤而扼腕且九十年餘無人起任紀述之責將所爲人物登降教化淳澆闕而不錄卽有一二賢能吏不過急簿書飾課最至於信今傳後之典且閉目不觀束手不爲矣書年王公余同年友也以三吳名流早登高第蒞涇數稔惠深怙冒化洽作人體裁既嚴風韻更別政既成矣慨然曰夫涇也而可無志乎取數十年所備於心而兩於辭者偶一爲之吾則何敢人盡避事而憚且兩焉令後來者以無志而靡所考鏡如吾今日吾又

何敢迺於退食之暇隨事講求因地諮詢或得之殘文斷稿或拾之疏牘公移或訪之墨士文人或采之編氓故老廢者興墜者舉數十年之故實燦若列眉覺前之按籍茫然者後之人拱手而受成庶可謂恭襄公功臣歟將附襄梨罔序於余余才識寡昧何足爲書年公重亦何足爲涇重但涇爲閩輔劇縣其土沃其物阜其人才穎秀而卓越因革損益往往動當事者之矚刺書年公翼翼小心科條獨著纖鉅委悉以平日好學深思沉心靜氣行於民社之間因斯志以傳頌畫名之而可言言之而可行用以識見聞備掌故使一時綰綬諸君子採而擇之設施其所未竟增長其所未能而涇人士借是以爲私淑文雅風流照耀千古其有裨於盛治豈淺鮮耶當不止涇之民歌來暮而咏誰嗣已齒錯之壤於漢有尤志云乎故是卽今日之蒼蔡也非余何足以知書年公又非余

涇陽縣志

卷三十

敘傳

五

何能以言書年公

又邑人韓望序之曰明府王公書年先生重修敝邑涇陽志成以寄韓子京師韓子受讀終篇再拜而爲之序曰志者史之一體而縣志則郡國之權輿也先儒有云史莫尚於志蓋將求諸制作之林非徒以文辭爲工焉聞之宋太平中作寰宇記考証頗詳惜其書不傳然人文之目當時固謙讓未遑也明李文達竭生平之力爲一統志而所載方輿多與舊史不合故論者謂讀通志不若讀郡志讀郡志不若讀縣志君子以爲知言涇陽志闕有間矣萬厯初年邑人魏恭襄作志同州馬文莊爲之序歷九十餘年迺復得公起而修之公江左鉅儒早振六翮而盛名坎壈久於吏事比來吾邑雖他人目爲繁劇公內無賓史鳴琴坐理取辦俄頃嘗恢恢其有餘地而賢士大夫日相往來飲酒賦詩遠近傳頌紆衣綰帶

有春秋卿尹之遺風居嘗慨然曰夫子說夏禮而傷杞不足徵學  
殷禮則曰有宋存焉未幾杞降而稱子而宋猶得以上公周旋會  
盟之列歷二百四十年不改然則邑之有志文獻之存亡繫之不  
綦重哉於是召集羣賢講求故實公草創之與諸賢討論之而公  
復潤色之以成其成取魏志九目簡而為八讀地理裁山涇水之  
閒去豐鎬百里而近先王王畿之故墟也吹邠擊籥進之南雅則  
文武成康之流風在焉駟鐵小戎未可以秦慨周矣讀建置有廢  
興之感焉其事即不自縣縣不敢不備書也讀貢賦雍田上上其  
賦中下球珠之產在境外織皮之貢在邦域之外而今或問諸涇  
陽其憂未有艾也讀水利河渠有書溝洫有志按圖而考之秦漢  
之故可復讀官師官之名知縣而或起筮仕或自丞判以遷其實  
縣令耳非如宋制之帶京銜知縣事得專奏請與令判然為一焉

涇陽縣志

卷三十

敘傳

六

師之名尊而秩則卑非如明初有藩牧之擢外翰之譽也丞簿以  
下無論已讀選舉古之取士有科有目今之取士有科無目鄉里  
即未能驟復孝秀似不妨並行也讀人物當求無媿於地讀藝文  
當求無媿於古則西京可作也此固作者之意而因名課實亦涇  
人士之所樂道踵美增華馬魏兩前輩且有待而益彰雖然魏之  
志出於二百餘年重熙累洽之時又乘其里居暇日為之公志乃  
自簿書期會同親探典籍不日成之簡而核直而不肆觀魏志善  
有加焉即予之學與名位皆遠媿文莊庶幾附公以傳不朽公在  
涇多異政行將

也夫

又邑人張重齡敘之曰自扶風班氏易司馬遷入書為十志其後

郡邑亦皆有志而史官補綴泊平每多採擇焉邑乘之重與史等  
也涇陽為周秦重地漢唐建都在其畿內列於赤墻文物聲名必  
有志以紀之但今之去古遠矣披圖而閱丁壯之實籍則生齒盈  
訕大相懸殊也驅車而弔幽人之芳躅則徑翳苜蓿漢仲子真道  
呼難出也入祠而拜鄭國之衣冠則石瀨龍湫非復當年之故道  
而斷田四萬空貽奕世之虛名也晉謁二陵僅存禾黍痛澆李郭  
逸矣元功與夫車箱春鳥之音獲澤秋風之浪無不時移物變乃  
執前人遺編斷簡漫無增修欲以膠柱而鼓瑟也矣可哉涇邑舊  
有雲陽志年久無稽明興百餘年谷口李侍御作志又五十年魏  
恭襄作志迄今又將百年鮮克繼起文獻遺佚青年王父母先生  
來尹是邦政平訟理百廢具興暇日討邑乘而披讀之因恭襄之  
舊復不甚拘恭襄成例可併者併可詳者詳列為八目而八目中

涇陽縣志

卷三十

敘傳

七

又各為總論其於政治得失風俗淳澆之故三致意焉觀者不出  
凡案問一邑之形勢阨塞間井好尚人材臧否洞然不啻觀火異  
日司徒得以稽戶口太史得以陳風謠其於

聖朝豈曰小補信涇志之重與史等也然不能無異者前此修志  
皆地著之人而先生則流宦茲土傳聞異辭得無虞其失實乎曰  
不然地著之人皆有偏溺先生江左名流為邑典型非有所狎昵  
忿怨於人妍媸殊兩靡不稱情而出昔人云忘是非然後能公是  
非忘好惡然後能公好惡正先生之謂矣且聞先生為是書也設  
歷於門令田夫村媪凡有奇節異行不傳者皆得聽人投納以備  
採擇復旁稽輿論探索真偽故其言無虛僻裒然為一邑信史況  
先生治涇六載防回疆圍為申保甲之令勸興農務為濟龍山之  
泉惟正有供何以昔簡而今費輶軒載道何以昔逸而今勞以及

民風之若何砥飭人才之若何壘培文教之若何釐正凡志之所載者先生一一見諸施行又豈若操觚家止矜文詞博雅云爾哉善成走使屬予爲序予涇人身鄙寡聞不能如李侍御魏恭襄有所著述先生乃不辭賢勞獨開盛舉予樂觀其成且將藉先生以有辭於邑人矣

又涇陽縣教諭鞏我閱跋之曰涇居八水之一而邑以名焉沃衍都麗爲闡輔最凡建節使者輪蹄所過與夫高人之履豪俠賓客之車必先披覽邑乘山川風物城郭田廬一邑之大悉於指掌志顧不重哉舊志修自中丞魏公已百年矣荒蕪之後文獻闕發逸事遺傳付之煙雲滅沒不可勝道丹徒王公蒞涇六歲政治人和風土之厚薄稱賦之絀盈以及禮樂刑禁典故文章之因革莫不目覩且身歷乃取舊志議纂之予忝邑博士命董其事職不克辭

涇陽縣志

卷三十

教傳

八

舉文學之嗜古潔修者劉子王子輩五人以進公退食之暇論茗拂几相與論次搜故蹟採遺文已錄者覈其實未錄者求其備凡取舍損益一物一字之細皆公所裁衡諸弟子畢志竭能僅分理其梗概若游夏之不能贊一詞也今志成矣將見採風者於茲可以課保障觀生聚宣化理達物情如漢諸方之上計於太史而百里圖籍非私守也詎止爲功一邑而已哉予敬述簡後以紀盛美並見單父之得五人云

雍正十年涇陽縣知縣屠楷重修自敘曰雍正戊申冬余奉

簡命來牧涇陽於政務稍暇時卽取涇陽縣志閱之知志之作也始於邑侍御李公嗣是相繼纂修者在明季則有邑令連公恭襄魏公而在我

朝則有前令王公此涇陽志之源流也夫諸君子之作志也時之相

後有越五六十年者更有越百年者取而斷之大抵三十年爲一世天運更於上人事新於下其間政教風俗事業文章必有迥然大異於昔者不可以不志也今日者王公王令作志之時已六十餘年承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之餘恭逢我

皇上神明天縱覺世牖民厚澤深仁淪骨浹髓普天率土罔不從欲以治蒸然丕變又值督撫藩臬道府各憲臺布德宣化正已率物萬民樂業百度維新當斯時也抱殘編守舊冊目睛矇矓之盛而不思所以表彰之其何以輔輶治平鼓吹休明乎爰是廣爲搜羅詳加考核分門別類仍從王志間多損益無大更張於地理也因革具其宜於建置也添設宏其規貢賦則較前益輕水利則視昔加溥官師備書其人選舉詳列其途忠孝節義人物之傑出者不令

涇陽縣志

卷三十

教傳

九

其涇沒詞賦詩歌藝文之足錄者豈忍其疎漏計書八卷計文九萬餘言事加於昔詞簡於前敢云自附於作者之林哉庶幾因名課責之下不詭於正而已矣然而余之意則更有進焉者志風俗使人知崇樸尚儉之爲美不可相率而蹈侈靡之習志人物使人知砥節稱名之足貴不可相率而爲浮薄之行志土田使人知耕耘不可以不勤志旱澇使人知防備不可以不周志政績勛業之美使人知立功必本於立德志科第文章之盛使人知求名莫先於務實邑之士庶誠識此意而共勉之於以答

聖天子化民成俗之盛心是則余之所厚幸也夫

邑人王穆侍敘之曰涇陽之有志也自先達侍御李公始厥後踵事增修者則爲邑令石坡傅公而萬厯初年邑人魏恭襄公復釐訂之其卷凡六爲類凡九傳記詳確訓詞古雅實堪與康德涵先

生武功縣志劉豫吾先生鄆縣志稱伯仲焉越九十餘年復得邑  
令書年王公起而修之本恭襄之舊而併九爲八取材既富諮訪  
亦勤而親者猶不無失考疎漏之歎然其加惠涇土留心文獻其  
意實有足多者焉庚戌至今計六十餘載

國家重熙累洽政治日新人文蔚起涇地雖小其可以垂之紀載昭  
示來茲者不可勝數則志之自茲而新也亦孔急矣我

皇上御極之後

特簡文學之臣於

禁庭開館纂修八旗志書旋

命布告中外巨工重修各省通志適值邑侯屠木菴先生以兩浙名賢

出宰敝邑鳴琴之暇取舊志披閱曰縣志者郡志之樞棟也躬逢

盛典敢不從事茲役於是設木櫃於庭前其窮鄉僻壤之奇節義

涇陽縣志

卷三十

敘傳

十

行悉令詳具類末以納於其中俾胥吏不得肆其勒索而潛德乃  
能光其簡端若公之用心可謂極善矣至於召集羣賢共襄厥事  
之時公復命之曰慎哉勿濫懼真屬清也勿靡懼博而鮮當也勿  
徇勿刻懼私也僉曰俞爰括舊乘採新聞互相參訂以宜於成達

於上憲庶幾由邑而郡由郡而國貢諸

宸庭以備輿圖全籍之採擇尤稱盛事歟余服闕將赴都迺蒙走函

下里屬爲并吉愧余樸樵無文不能如李魏二公操觚染翰制爲

一邑信史竊願從木菴先生之後佐斯典仰贊

朝廷大一統之書敢不以芻蕘揚厥休哉是爲敘

乾隆十二年涇陽縣知縣唐乘剛重修自敘曰邑有志邑之日記  
也邑不能一日無所事即不可一日無所記邑事煩劇記之尤不

可關涇陽關中望邑也自周秦後附近京畿庶記者已不盡傳策  
所故今遂

聖朝休養生息承

列祖之懷保赤子蒙

聖主之誠和萬民又沐列憲之痾瘵民瘼陝之山陬僻壤無不化  
瘠薄而成膏庶變僻野而爲文明況涇密邇長安首沾德教凡所  
爲輕徭賦興水利勸學校作育人材日新月異而歲有不同盈箱  
累贖以記之不足盡千百之什一非博聞強記難言志矣然而令  
斯土有不故志者有不故不志者志之名始於前漢地理等書世  
能言之夫子曰吾志在春秋此以書言志之祖也春秋起自隱公  
元年不聞追敘禽父綱目繼春秋而起亦不再論桓文前有作者  
後則用述續之之謂也史記始五帝爲通鑑草創孟堅漢書自漢

涇陽縣志

卷三十

敘傳

十

起是矣獨惜劉項功臣諸紀傳製演龍門舊文點竄字句無怪後  
人有班不如馬之譏然限於各代史體有不得不然者至於今所  
謂志有本鄉先達所傳授有官師長自爲採輯校訂各據所聞見  
紀一時人與事非無徵不信者比後之人既不能於千百年前網  
羅散失參攷真偽而但掩取古先聞人之所傳信附已謬說將欲  
倣史記通鑑上下千百年自成一書豈不自愧此不敢志者也  
雖然不志則亦不敢居其位必各述所職守待計於上典章缺略  
伊更之咎涇有志初始無傳明魏志百餘年而王令修之王志至  
今又七十餘年古禮歲終質成期年報政缺邑中數十年之人與  
事無所紀錄將來何所徵信吏之曠厥官甚矣此不志亦不敢者  
也夫輶軒有採掌故斯存事重典禮文章不與焉鄉子曰不能紀  
道乃紀於近自度寡聞渺見不足與博古固陋之詞不足以潤色

遺文往跡已備王志不敢盜前美爲已有謹按王志所載若地理若建置若貢賦若水利官師選舉人物藝文等類今無易者仍之應補者接敘於各條之後非重修也續編也比之窺天一管仰見聖朝無疆之服有道之長縣縣相續而未有艾者此子所謂不敢志不敢不志聊備邑之日記一冊以俟後來者正訂焉

又縣丞譚一豫敘之曰幼讀昌黎子藍田丞壁記丞不得與吏書事獨計自束髮受書今日老往承乏長陽學諭十餘年用祖友夏公所傳遺教與博士弟子共切劘猶冀相與以有成因遵例改調來佐是邑投閒置散於分爲宜而每念食祿頻年涓埃未報縱不敢越俎寧不如抱關者乎偶因委視渠堰周閱境內得以縱爲觀覽其間如農力之勤怠風俗之淳澆茅簷之兒婦啼號孤士之螢雪伊唔與犬苦孝遺忠貞女烈婦之氣裂金石血濺草土埋沒不

涇陽縣志

卷三十

敘傳

三

得者聞或閭里之俠揮金破產救濟危困可風薄俗又如漢寢唐陵叢祠枯塚讀其斷碣殘碑識古遺事以及堡鎮之星羅碁布險隘之撫背扼吭負山阻河以衛城郭捍鄉井用保疆域之類凡聽睹所及訪諸故老猶能稱述陳說其彷彿攷之邑乘所傳記往往有合輒爲之歎歎悼歎雖於職守有不得爲才力不能強及而隨事隨人爲之勸誨亦或有助於治理之末有不能宣諸口者則以藏諸心非敢自謂深圖隱吏聊以備外史耳乾隆元年桂嶺唐近仁先生以粵西名材宰是巨邑清操惠民安其治煩劇稍暇乃葺續舊志之未入者時或下詢末議予不敏於興革賞罰諸大端不敢與議惟於里老公論所舉報雜見史傳猶可證據者竊以耳目所聞見誦讀所記識相與效其蠶管較訂次第編爲涇陽後志附存王志七十餘年以後之缺希光於賢長令製錦之緒餘期

與邑之精神先生耆壽長者相質信略備一時典故丞之得竭淺陋庶幾贊勳之萬一者如此若昔人所云余不負丞余則何敢

乾隆十三年涇陽縣知縣葛農重修敘曰昔太史公作史爰建八書而班固遂廣之爲志歷代相延奉爲職方之紀凡與土經制風俗人文靡不畢載是邑之乘所由昉也涇舊有志考前明舊志十二卷侍御李公編輯之嘉靖間河南石坡連公宰是邑重爲刊刻并附拾遺二卷於後萬厯間邑令傅公慨思修訂特延恭襄魏公作新志成卷凡六類凡九將一邑之所爲人物登降教化淳漓莫不釐然備載至鼎革後梨棗既失文獻無徵康熙九年書年王公蒞茲土取恭襄舊志修之而散佚者重整焉繪圖凡五其間可併者併應分者分不拘成例各爲總論列爲八目計八卷此涇邑前志也歲丁卯前令粵西唐公卽前志地理建置貢賦水利官

涇陽縣志

卷二十

敘傳

三

師選舉人物藝文等類不必易者仍其舊其應補者附敘篇末而續編爲後志四卷觀其考據詳明體例嚴整洵古先聞人傳信之遺意也余自丙申歲承乏茲土技慚折綫才陋絜瓶於邑之風景人情苦無餘閒爲增訂計竊惟聖治光華聲教所敷靡不幸俾是邑俗美民醇隆隆日上不爲採擇而續輯之亦適以增長吏羞也爰不揣譏劣取前後兩志循其條目詳者存複者去萃爲一冊而十年以後事實則續紀之庶幾攷証者得以沿流溯源不致淆亂云爾敢曰修志乎哉其敘縣志圖曰古有志矣而必有圖者何所以辨定職方君子之以形格物也四海之廣九邊之遙以及象胥重譯無不鱗次顛末而況一邑何難使百里形勢瞭然尺幅中故閱涇志者不特詳覽文義一展卷可識其大概且縣境有圖縣城有圖而三渠堰亦有圖視其山阜之低昂原隰之高下川澤之源